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琴台客聚 彥火

最喜歡是魯迅

關於柏楊的處女作，我之前根據台灣的文史專家應鳳凰的考證（見應鳳凰：《文學起步一零一》），說是一部反共小說《蝗蟲東南飛》，後來讀到《柏楊回憶錄》，覺得之前的說法有誤。

柏楊自己寫道：「青年歸主國際協會的事情發生後，我寫下平生第一篇散文，投寄到當時台灣最大的一份雜誌——《自由談》，而且被採用發表。題目已經忘記，不過影響倒是記得的。刊出後，當時聯勤總部財務署長吳嵩慶先生寫信給我，邀我到他家共餐，吳先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，向我肯定一個基督徒有愛自己國家的權利。」

可見，柏楊的處女作是一篇散文（題目不詳），上述援引文字中的「青年歸主國際協會」是台北外國辦的教會，柏楊在其直轄下函授學位當教師，教會因元旦不讓華人職員放假，柏楊堅持放假而被警戒，最終辭職。

柏楊自小對文學便產生興趣，他寫道：「我的野性，與其說是原始的，或浪漫的，毋寧說是傾向文藝的和文學的。我從少年時代，就被各式各樣的武俠小說迷住，還幾乎瀏覽了當時大部分傳統的社會小說，像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，甚至看不懂的《儒林外史》，和十分艱深、用文言文寫的《聊齋誌異》。」

他年輕的時期，最喜歡閱讀的是張恨水的小說：「在高中入學考試前，為了準備功課，到開封圖書館讀書，偶然間從書架上發現一本張恨水寫的《啼笑姻緣》，立刻被其中的情節抓住，每天都看到下午閉館，被館員吆喝趕走。男主角樊家樹與女主角沈鳳喜、何麗娜的傳奇式戀愛，使我走到街上都一直惆悵若失，幾乎把新學會的平面幾何忘光。」

他在《回憶錄》寫道：「從《啼笑姻緣》、《金粉世家》、《大江東去》，直看到歌頌國軍常德保衛戰的《虎賁萬歲》，只要是張恨水寫的書，我有見必買，一直到有一天，買到署名也是張恨水作的小說，看了幾頁之後，忽然覺得完全不對勁——只知道不對勁，不知道哪裡不對勁，反正怎麼看都不對勁，翻查版權頁，才發現作者是『張恨冰』，冒牌蒙混。從此，我就以張恨水的知音自居。」

柏楊自稱，他考上開封高中後，才開始涉獵外國文學作品，但他表示：「看過當時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，最喜歡的還是魯迅，特別是魯迅小說的沉重和積鬱，那種每一個字都像石磨一樣在心靈上轉動的壓力，把問題冷峻的刻畫出來，他的小說對我的影響，極為深遠。」

相信柏楊最喜歡的還是魯迅的雜文，這就是為什麼後來他像魯迅一樣，寫下大量針砭時弊的雜文的原因。因了這些作品，最終國民黨當局把他送進黑牢九年多。 **（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四）**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黑龍江篇盤錦之三

佛系遊歷讓我有機會在旅途中加插意料之外的行程，特別是原來素未聽聞之地，朝夕之間能踏足其上，個中的滿足和喜悅更勝計劃行程一籌，經歷更刻骨銘心 — 盤錦市的旅程就是一個好例子。

瀋陽的東北餃子店老闆娘說：「盤錦的紅海灘好美，好漂亮！」就把我從瀋陽吸到盤錦來了，那海灘為何是紅的呢？原來盤錦市位於遼寧省渤海灣的葦海濕地，地理位置與土壤酸鹼度非常適合一種海邊植物 — 鹹蓬草 — 生長，鹹蓬草四月開始長成為嫩紅色，漸次轉深紅，十月由紅變紫，色彩越發濃烈，這就是紅海灘的由來。

經歷一小時全是直路，不用拐彎這樣匪夷所思的乘車經歷（可以想像東北平原是多麼平坦遼闊），「紅海灘到了，大家自由遊覽，下午兩點在小賣部集合。」同遊的一對男女仍舊十指緊扣，我也不管他們，逕自尋樂去了。

踏進紅海灘，舉目遠眺，一望無際的火紅令人目眩神馳，佇立在仙境中的我，今夕是何年？常言道：「天水一色」，「水連天，天連水」。但這裡偏就是水不連天，天不連水。您看，紅海灘一直伸延到水平線，在那天水交接之處，天的蔚藍和海的鮮紅，造就了這舉世無雙、色彩對立的天水二色。

隨着水鳥「呱呱」的報幕聲，表演者登上這紅藍大舞台，一群穿着白色絲帛舞衣、頭戴紅花飾的丹頂鶴伸展着優雅的脖項，飄動着長衣袖翩然起舞；純潔典雅的白舞衣，令人痴醉的嬌美舞姿，為紅海灘增添動人色彩和蓬勃生機。

這時，大片毛茸茸、軟綿綿的鮮紅地氈在我眼前緩緩展開，鮮紅欲滴的赤彩之海令人傾倒，「天啊！這麼舒適誘人的厚地毯，何不在此睡一睡？」「啊！不是地氈，這是讓八萬頃海濱成為紅海灘的鹹蓬草！」

一棵棵纖幼柔弱的鹹蓬草，星火燎原，棵草成海，為世界創造了這鬼斧神工的紅海灘。鹹蓬草不要人撒種，更無須人耕耘；她從不索取，卻會自強不息；她們一簇簇，一蓬蓬，在這鹽鹼地裡，年復一年地生死相循。鹹蓬草於光陰荏苒中，釀造了火紅火紅的生命色澤，為人類創造出源源不絕的光明與力量！

■盤錦市，令人驚艷的紅海灘！ 作者供圖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不經意已成曲中人

乘搭飛機到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工作時，筆者與同行的演藝圈朋友都不約而同，對是否再次「偶遇」有歌手或演奏團隊在機場「快閃」演出有所期待。

有一段日子，在香港和內地的機場、商場都流行着「快閃」演出，有歌手搭配樂隊演唱新舊歌曲，快閃歌手才藝不輸一些樂壇歌手們；去年看過香港的快閃，覺得表演活力四射，帶動着熾烈的現場氣氛，雖然快閃不是十分完美，不過看得到在努力。

樂壇中人說，若大家純粹以欣賞表演方式來觀賞，不要泛政治化，歌手和音樂人只是在推動樂壇能百花齊放，有需要為不同語言歌曲，互相對罵嗎？歌聲最易令人感動，音樂能改變同在地球村人類彼此的關係，不是比較誰追趕誰，誰比誰更好。

不同的年齡段都有那一代人喜歡的音樂和歌曲，舉例在上世紀八、九十年代的香港樂壇所創唱的歌曲，好多好歌，歌詞既有立體感（生活）也很勵志，有些歌手的歌聲真的讓人掉淚，他，就是擁有這魔力，似乎用他的歌聲唱穿了人間所有的哀傷情愁，將聽歌者的思潮帶入歌詞裡的畫面。而已年屆五、六十歲的一代人走過匆匆歲月，有着已成「曲中人」的共鳴，往事不斷浮現，歌詞變成字字句句敲心房，是傷感？是感動？都有吧！

熱愛快閃的歌手笑容燦爛地說，以快閃形式演唱比搞演唱會更具個人的滿足感，不同的演唱地點，面對各階層的群眾、演奏團隊也好、演唱者也好，如同在各種食物中品嚐及享受着甜、酸、苦、辣的味道，所以依然在努力的路上，經驗給予他們「底氣」，更加「從容」面對自己喜歡的工作，最想練就自己的唱腔無論高低音都不需要用力嘶吼或刻意壓低，讓人聽得舒服自然。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捨不得

在家中的時間多了，開始覺得悶，把舊的東西都找出來，翻完一樣又一樣，舊照片、舊雜誌、舊玩具、舊衣服、舊擺設。這些東西之中，丟掉得最快是舊衣服，因為覺得自己穿什麼也不再好看，而且一些喜歡的衣服已經不合穿，以前總想留一些有特色的，其中有父親替我選料（其實是選圖案），以為可以留一兩件公公選的給女兒穿，可是她們完全不會欣賞咱們留下來的，既然如此，決定把它丟掉，只把父親和我選衣料的畫面留在腦海中。

其實留下什麼也沒有意義，我們這些普通家庭的孩子，沒有特別天分，也沒有特別培養，那些什麼承傳、什麼繼承通通掛不上鈎，反正一代又一代，沒人再珍惜上輩的東西，甚至無動於衷，我留着只有被罵「阻埡」，就算此時我想力保一些父親所喜愛的，也因為環境所迫，大家肯讓我保存下來，也只有送去租賃的迷你倉，太委屈了！

衣服丟棄，玩具不要，當我望着那些舊玩具，感到有着和女兒的深厚情味，可是女兒對這些只有着淡淡的記憶，她們望着那些舊玩具也是以淡淡的語氣說：「都不要了，又舊又髒！」啊，是的，又舊又髒，除了我沒有人想把它們留着！

那一本本的相簿應該會是大家都想留下來的吧！

相簿分了兩大類，一類是自己親朋戚友，也包括了我從小到大的同學、朋友、工作的拍檔、工作中結交的朋友；另一類是工作中認識的名人明星，早期於採訪工作中見到的都是這些對象，加上先父也是大半個同行，因此這些照片也是多不勝數，每一位的合照也有一段回憶，當然他們在採訪後不一定記得我，然而大部分彼此在位的時候還是記得的，只是後來減少了在外的採訪，同時香港的娛樂採訪也有些變了質，採訪對象開始對來訪者有戒心，他們不可能像早期那樣像朋友一般，心態不一樣，關係也不一樣！能有的照片也是一般的敷衍，感覺也是不一樣！

能留下這些東西，對自己而言是濃厚的感情記憶，不可能丟掉，不過相信也只有在我這一代，當我不在的時候，漸漸也會被捨棄，因為以後誰也不會覺得珍貴，誰也不會珍惜我所擁有過的！

■張國榮是個很窩心的人，咱們的交往可以很交心！ 作者供圖

百家廊 若荷

感謝這個春天讓我們相逢

就像魔術師施展神奇的魔法，不久前我看到的還是些灰色的枝條，雨水剛過，它們便鵝黃垂地，綠韻耀眼了，依依的柳枝在微風中拂動，斜斜的，在前方築起一道柔軟的屏障。早春的沂蒙山區，這個季節的土地還沒有完全現出綠洲，田埂上的野菜稀稀落落，去冬的枯草還在山坡裡裸露，而那些柳樹、桃花和杏花，已經將春色昭然於世了。

這個時節的北方多半是先開花，然後才生出綠油油的葉。粉紅的、潔白的或者紫紅的花紛至沓來，復活的生命也從泥土裡逐漸湧現，就像大地新換上的一件早春的衣裳。就是這般潔白的粉紅的花兒，也讓人覺得觀賞得晚了，去年曾經遠足的那個梅園，梅花已經開始凋落，樹下清澈的水渠裡漂滿落花，圓而小巧的花瓣粉粉白白地匯聚水面，覆蓋着春水潛流的小溪，芳魂暗渡，不知哪裡是它們的歸宿，不知它們何時辭別的枝頭，只有這片平靜的水作了承載它們的小舟。

這個春天始終讓人憂鬱，園中尚存的風景，是那攢在枝頭僅有的幾樹晚開的花，就像特意推遲的花期，整個春天不知還有多少的花零星落去。不盼花開，盼的是早日打開封閉的心扉，去追尋季節裡應該邁出的匆促的步履，去找尋去年的那些美好的相遇。幽靜的梅園，深情的梅花三弄，還有輕鬆愉悅的舞曲，更多的是追逐明媚春光的無拘無束。那一個一個的春天，何曾有過傷感？自在悠閒的日子，都是記憶裡的相見甚歡。但是今年不行，今年的傷口還沒有癒合，多少人的心還在疼痛、滴血，粉紅不遮美人面的詩句，遠去了也消逝了。

也曾想着相見甚歡。去年沒曾見過的幾樹梅花，今年開了，跳枝梅，巧笑倩影，在眾多花魂凋零之後姍姍走進人的視線，想像她是一位古典女子，我彷彿聽到那鈴般的笑聲。一枝枝潔白的花朵間，突然就現出幾朵嫣紅，就像畫家點虱花朵的時候，不小心沾上其它的顏色。只是明年枝頭的那個地方，不一定就嫣紅依舊，明年枝頭的那個地方，或哪一枝的哪一朵，就又改變了顏色，這就是「跳枝梅」名字的來由，我總覺着它有不確定的命運的隱喻。

北方沒有火紅的木棉，沒有國旗紅的茶花，沒有叫不出名字來的名品花卉，只有桃花、杏花，開放得漫山遍野。昨天，是我年後的第一次出行。終於得到出行，我忘記了把口罩戴上，一路向東，等車子行駛到目的地的時候，這才發現習慣了戴口罩的我們，出門沒有口罩的掩遮是多麼忐忑。我左顧右盼，想找一個如我一樣不戴口罩的人，可身邊沒有，就連小小孩童都在口罩的保護下跑來跑去。疫情後的春天，我所在的城市已沒有了確診病例，雨過天晴，壓在人們心頭的陰雲散了，早春的陽光又那麼溫暖、燦爛，萌生的草地、爭艷的花朵，讓嚮往美好的心勃然躍動，出行的慾望更加強烈。

若是在往常，不就是這樣的嗎？春來，踏春去，從古至今，這都是我國人民春日習俗的一項內容。走，踏春去——被厚厚的棉衣包裹了一個冬天的北方人，被冰雪封住過的心都想這樣放飛，儘管北方的景色遠不如南方那麼旖旎，風光裡少了許多小橋流水，但也能「幽香歇，玉龍吹徹花如雪，花如雪，淡煙微雨，也勝江南三月，不勝愁絕。」杏花開了，一片一片的粉白，桃花開了，一片一片的緋紅，依依楊柳，在長長的路邊組成浩大的陣序，鮮明亮麗，真的想讓人去擁抱，去撫摸。紅紅綠綠的色彩漫過黛瓦粉牆，撒向天際，滿枝的桃紅、鵝黃，滿滿都是春天的活力。

兩個多月沒有遠足，兩個多月把自己封閉如此，在這習慣了熱鬧的時代，每日裡除了做做飯，整理家務，沒有畫過妝，沒有換過心儀的衣裳。武漢的櫻花開了，那大朵大朵的緋紅，彷彿就在眼前滾動。我沒有多想去看櫻花，它們在北方的土地上開得很晚，如果要開，也只能開在五月，等到槐花如雪，櫻花才相伴而綻，也許是北方氣候寒冷的緣故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慨嘆光陰如水，不想錯過每一個花期。而武大的櫻花幾乎無人觀賞，空寂無人的街道，空寂無人的校園，踏着花期，獨守寂寥。

我是提前一天收到邀約，去看等待已久的梅花、杏花和桃花，趁着花期正好，去了南山坳裡的百年杏林。城市解封，昨天，餐飲業也已經開始慢慢放開，只是還有一些細節需要謹慎而行。許多的花還在春寒中準備勃發，偌大的花海只有我一個人在裡面流連，沒有取出手機，也沒有拍攝的興致，只和往常一樣前來看望了一眼，看看它們是否還像去年那樣姿態依舊。

這個冬天讓人憂鬱了太久，眼前的絢麗並不能一下將憂愁驅散，那些掙扎在病毒之下的人們還有逝去的消息，恐懼仍然穿過網絡緊緊攝住心田。困守的日子，緊緊張張，昏昏噩噩，如果不看日曆，我都不知道今天是幾月幾日，時間概念彷彿與我沒有任何關係。每當一個又一個「今天」來臨，我需要知道武漢以及發生在周邊與新冠病毒有關的信息，然後陷入深深的焦慮與傷悲。

春天終於來臨，任何人都不會錯過，可是今年的春天，有些人一定是錯過了，他們錯過的不止是春天，還有鮮活的生命和世界。這個世界有親情，有愛意，曾經溫暖，那麼牽掛。當災難來臨，他們在病毒的吞噬下孤獨地離開。曾經活生生的人啊，再也燃不起生命的炬火。去年，他們還在春天的陽光下遊園、賞花，手間撫弄肩頭哪一丫花枝。他們帶着家人，攜手朋友，享受着親情與友情同在，其樂融融。而今年的春天，他們再也不能踏春賞花，再也不能在似錦繁花中覓取以往的安寧。

我不知道要感謝誰，那些為了戰勝病毒而馳援前方的勇士，我叫不出他們的名字，人生最痛苦的事無非是生離死別，那些死難的，難以瞑目的靈魂，我都叫不出他們的姓名，他們就像一朵一朵的櫻花一樣悄然落了。那自我封困在武漢六十多天的千萬人的堅守，我想讚美，卻找不到更加恰切的詞語，只能在昨天的淚痕中，等待人們的生活步入正常軌道，等待戰勝疫情迎來春暖花開的笑容，為凱旋的人們獻上鮮花和掌聲。三月，北方的杏花等我、梅花等我、漫山遍野的桃花也在等我，而我卻只能一個人遠行，在早春絢爛的陽光下鈎沉往事，感謝這個春天能再次讓我與它們相逢。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助眠法寶

很多人問過失眠問題，也寫過多次，精油、中藥、順勢療劑都各有方法，但必定要針對體質，有人用薰衣草睡得香，有人用提神的檸檬和橙反而能入睡；有人用酸棗仁茶奏效，有人要用補氣的黨蔘才成事。順勢療劑更是五花八門，是緊張的偶發性失眠，還是睡得着但淺眠，都是要跟醫師談談才可對症下藥。自己要明白這一點，以及自己的身體，才好作出嘗試。

太太一向睡得不好，堪稱自五歲起便研究各種快眠方法。其中包括找一本很悶的書來看（對她來說是生物教科書）、起來轉三十個圈、拉筋、自己按摩肩頸等等。她綜合幾十年經驗，發現最有用是浸浴（後來出國浸溫泉，晚晚就算是陌生床鋪也睡得很香）、按摩小腿和腳底。食療的話是圓肉黨蔘湯，補補氣。很多人以為不夠累就睡不着，這個當然有道理，但也只能催使人多運動。若然腦袋不斷胡思亂想，只會愈想愈精神，愈沒精神愈睡不夠，反而未必睡不了。睡覺也需要能量，入睡也需要身體用力關機，所以補氣的東西未必不能助眠。

這也所以浸腳為何能助眠，血氣循環好，會令累意都全發出來，睡得更穩。就像按摩後或運動後，為何會突然想睡。另外接地也對睡眠有益，赤腳在沙灘或草地踏踏十五分鐘，能讓人鎮靜下來。

這陣子因為家裡有點濕，太太也有少少濕疹，於是買了一部微型抽濕機。有一天晚上沒有關，意外地睡得很好，濕疹也比平時吃中藥清得快。濕度和溫度對是否能入睡也是關鍵，我們發現只要頸和腳暖，就會很快睡着。太乾時用加濕器或加杯熱水在房間，小寶寶也會睡很較好！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吃春（七）

早起順着維港晨跑，細雨微濛，兩岸樓宇影影綽綽，一半隱在水霧裡，一半籠在升騰在半空的水氣裡。途經中山紀念公園大草坪，鮮綠青翠，春色欲燃。環繞着草坪的一圈杜鵑，開得水粉畫一樣。紫紅色濃烈渾厚，淡粉色薄施胭脂，純白色最襯清明。想是受了張愛玲對白玉蘭的憎惡，我一向不大喜歡開白花的草木。草坪最中央立着的孫中山先生銅像，挺拔、堅定，只是被這煙雨濕冷，鍍上了一圈肅穆。

在北方，頂着細濛濛的春雨，這樣大一片水潤草豐之地，貓一上午腰，可以撿上一小竹籃地軟了。地軟是西北的叫法，東北人稱其為地木耳。它確實有些許像泡發之後的木耳。木耳是黑褐色，地軟是灰綠色，朵頭也只有拇指大小，拾在手裡略微有些發黏。我更喜歡西北話略帶兒化的叫法，地軟兒。

地軟兒學名普通念珠藻，多生長在山丘或平原上的草地、田埂，以及近水堤岸上。天干時，隱匿在草根沙土下，遍尋不見。春夏之間，天落雨，得水便長，一小朵一小朵，浮在貼地的草根上，俯拾皆是，就是特別費人工。一般只有閒居家中的老婦人，或是特別好這一口的小媳婦，方能耐得住潑煩。戴着斗笠，頭也不抬，蹲在河岸邊撿上整整一晌，才夠一家子過一次嘴癮。我也是小的時候，偶然嚐過一次涼拌地軟，就再難放下。每逢春天落雨，不等唸叨，外婆早穿着蒲草蓑衣夾着斗笠，打扮成漁婆的樣子出門拾地軟兒去了。

終南山下，渭水潺潺。得渭水浸潤，關中平原從古至今，就是一塊豐腴之地。河道水網交錯之處，散落着無數個小村莊，雖不似江南水鄉，亭台樓閣粉牆黛瓦，卻也大都是房舍平整一戶一院。青磚門樓，黃土夯牆，屋前垂柳，屋後梧桐，住着爽利，養就的人也大都粗獷性直。拾地軟兒這等需要下水磨功夫的事，通常被稱是細活兒。在西北，作細活兒的，一般只有會雕花的木匠、會繪花草蟲魚人物故事的畫匠、會編筐織席的篾匠。這幾個行當，光是心靈手巧還不夠，還得性子穩坐得住。拾地軟兒不止拾的時候，費神費力費心，拾回來了，還得再賠上一倍的精力去拾掇乾淨。拾地軟時再仔細，總會混入枯草屑，地軟兒本性又黏手，要把枯葉、細碎的草根悉數擇乾淨，不亞於給燕窩挑毛。

等統統拾掇乾淨了，最直接的烹調手法，是涼拌和雞蛋炒。薑葱蒜切末，滴入陳醋，少許鹽，一勺辣子麵，潑上一勺滾油，拌勻，異常的清新爽口。雞蛋液攪勻，撒少許鹽，中火入鍋炒散後，倒入地軟兒拌勻即刻盛出，清香撲鼻，嚼起來唇齒生香。還有一種做法， 就是配上豆腐和紅薯粉條，做成地軟兒餡素包子。無論怎麼料理，地軟兒若是沒有盡心捯飭乾淨，吃的時候沙了舌頭，前面下的所有苦工都算是白費。也因此，四鄰之間有一條不曾宣諸於口的規矩，但凡飯時端着碗串門，看到人家桌上有一碟涼拌地軟兒，或是地軟兒炒雞蛋，主人家再熱情相邀，知禮識趣兒的，都不會伸筷子。倒不是地軟兒多金貴，只是感念當家主婦為滿足家人口腹之慾，所費的一番苦心。

外婆故去十年有餘，再不曾嚐過地軟兒的滋味。偶跟髮小聊起幼年趣事，她也幾度索要地址，想寄些自曬的地軟兒乾給我，感激之餘再三婉拒了。舌尖上留存的溫暖，猶如塵封玄冰之下的密函。我怕重啟之後，瞬時風化成塵，再無蹤跡可尋。唯有將這味牽念，永久停留，常念常新，常新常念。

又到春雨霏霏，遙想渭水之濱，蘆蒿新生，蒲草茫茫。雨霧中，一襲蓑衣、肋下夾一頂斗笠的身影，宛若瘦竹，淡若水墨。